



龙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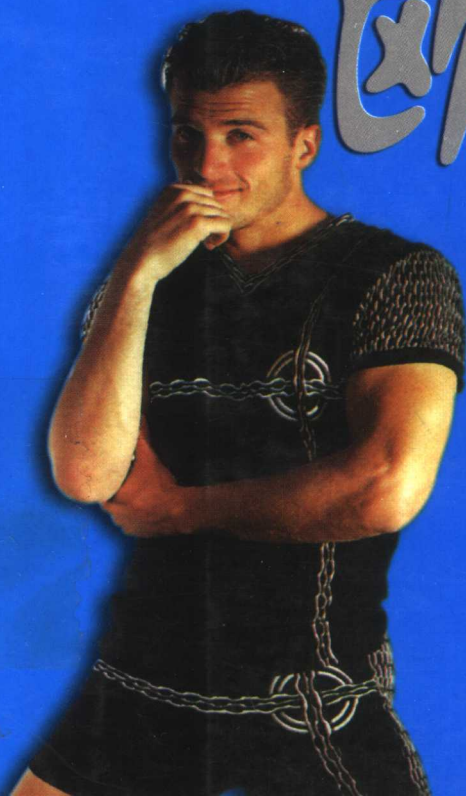
主编 赵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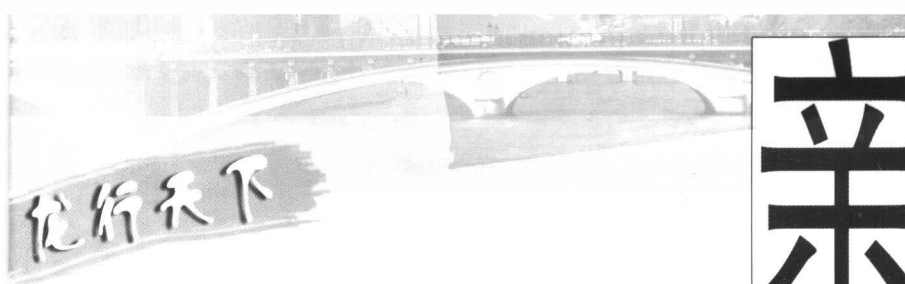
山西人民出版社

亲

历

欧洲





龙行天下

主编 赵冬

山西人民出版社

亲

历

欧洲

责 编:傅晓红
 张晓立
复 审:秦继华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欧洲/赵冬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11

(龙行天下丛书)

ISBN 7—203—04945—0

I.亲... II.赵...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075 号

亲 历 欧 洲

赵冬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 -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临汾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4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203-04945-0

I·1194 定价:19.80 元

主 编 声 明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所选文章均系原报刊责编朋友友情推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各种原因,仍有少数作者无法联系上,希望尽快与主编联系,以便发放薄酬与样书。也希望朋友们能赐大作,继续支持。

通信地址:吉林省吉林市松江路 47 号《都市月刊》杂志社

赵冬收

邮 编:132011

赵冬

2003 年 11 月 15 日

A辑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欧洲历险

- 2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欧洲历险
12 边读博士边练摊儿
16 留德博士学会一招“生存术”
21 留学生漂泊不定的爱
27 洛桑陷阱,流尽中国留学生多少泪
35 大雪纷飞的时候想起瑞典

B辑 意大利性格

- 40 意大利性格
46 中国客闲说“意”邦人
52 一个英国男孩子的故事
58 我在芬兰的日子
64 当一回英国农民
71 我在巴黎组装法语
75 在欧洲,我也成了素食主义者

79 C辑 我和德国邻居的三场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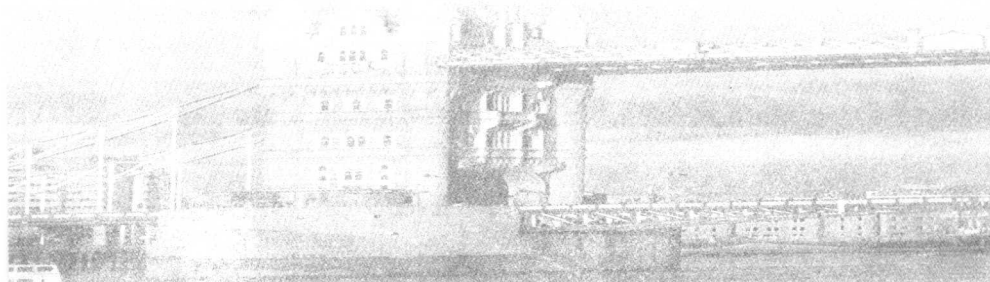
- 80 我和德国邻居的三场官司
86 在波尔图吃电话官司
92 中国女孩决胜慕尼黑
100 走过英格兰,她将游子的光彩带回家
104 将中国式亲情植入奥地利
113 一个中国姑娘在意大利

D辑 漂泊女人,曼彻斯特的夜晚没有你的哭泣

- 122 漂泊女人,曼彻斯特的夜晚没有你的哭泣
130 俄罗斯的爱情风暴让我如此美丽
134 东北女孩在德国新娘的噩梦中创造奇迹
142 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满载我的伤痛
149 我的德国太太情变如风

“帅”冠军的曼彻斯特之恋	157
一个中国男人在英国的情感隐秘	165
E辑 那场不宣而散的伦敦之恋	
那场不宣而散的伦敦之恋	174
痴情的英国女郎哟,真正的爱情岂能用金钱买断?	182
白玫瑰,我那冷香的爱情诗章	189
我在拉脱维亚的初恋情殇	198
中国“侠女”的法国情缘	207
上海郎和俄罗斯姑娘的情缘	215
走近你,我的洋丈夫为何这般陌生	221
F辑 在儿子车祸身亡的官司里	
在儿子车祸身亡的官司里	228
悲哀的“光环”	238
向洋女人“购买”婚姻	246
G辑 我为什么要嫁外国人	
我为什么要嫁外国人	254
出嫁德国,并不浪漫的欧洲之旅	260
我的巴黎,我的梦	267
爱上你了,我“抠门”的德国的丈夫	273
痴情梦惊醒在慕尼黑的深夜	279
H辑 巴黎鸽子,荷兰鸭	
巴黎鸽子,荷兰鸭	288
自豪富庶的丹麦人	293
别了,我的“花衣笛手”	298
一个中国女孩在土耳其的美食情缘	307
G辑 欧洲到处静悄悄	
欧洲到处静悄悄	312

- 315 瑞典——动物至尊的国家
- 321 “婆婆”大人
- 327 逾淮之橘
- 330 我的混血儿
- 333 亲如婆媳
- 336 优哉游哉
- 339 异乡过年
- 342 冰岛华人新天地
- 345 留学生活新主张
- J辑 不做法国教授的情人
- 352 不做法国教授的情人
- 360 模拟家庭：谁拯救了谁？
- 367 爱沙尼亚为何如此冷酷
- 373 一个跨国家庭的故事
- 376 原始部落中的决斗奇缘
- 382 旅俄奇遇
- 387 东欧奇遇
- K辑 一个在德国开连锁店的温州女老板
- 400 一个在德国开连锁店的温州女老板
- 408 鄂妹子当上了法国市长
- 412 我在俄罗斯的讨债经历
- 419 中国留学生在彼得堡苦练“被抢”功
- 425 中国海员的“情色”之旅



我简直是心力交瘁了。

A辑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欧洲历险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欧洲历险

阿 苍

致命一击

我简直是心力交瘁了。又是罢工！没想到，在我花完了最后一笔旅行费用，准备自罗马登车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然后登机返国之时，又遇上了意大利铁路工会宣布24小时全国铁路总罢工！

对于我，这简直是致命的一击：我身上的余钱，只够支撑我登机前的两天费用，是绝无可能再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往法兰克福的；而我已经持用一月辗转数国的“欧洲火车月票”，也将在这一天内过期失效。尤为严重的是，即使罗马车站24小时后准时复工，按照欧洲火车时刻表的班次，我已经无法在17个小时的行车之后准时赶上法兰克福机场的航班，其预定日期是“关闭性”的，无法变通。

灾难由此将连锁发生：我在德国的签证时效以机票的时效为限，假若误了机票班期，我不但将沦为“非法入境者”，而且将“非法滞留”欧陆，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那可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我站在罗马车站刹那间变得空荡荡的月台上，从心底凉到脚底。半个小时以前，我还是骄傲而自得的：在这个“世纪末”流风吹袭的秋冬季节里，正是伦敦、巴黎街头处处挨炸，整个欧洲笼罩在恐

怖主义的惊吓之时，我却在留美归国以前，一意孤行，特意为自己安排了这次只身万里的“欧洲流浪”。在一月数国的跋涉之间，一个独行者所遭遇的种种难题、困扰，终于被我——“闯荡”过来啦！可是此刻？！

罗马火车站显示列车时刻表的巨大荧光屏和我的脑袋瓜一样，一瞬间变成一片空白。

我忽然想起了丹尼丝女士。我奔向了电话亭。

丹尼丝是一位40出头的知识女性，是我的纽约朋友访意期间的意大利房东。在丹尼丝女士的资助下，腰里揣着重如千钧的5万里拉（约合50美元），我跳上了穿越瑞士苏黎世转往德国法兰克福的快车。前路茫茫，我知道这5万里拉已经是我一命所系。

又生横祸

在节奏明快的轰鸣声中，我在黎明的薄亮中醒来，窗外掠过了一片峻峭而熟悉的山影。噢，白雪盖顶的阿尔卑斯山！我曾在电影中、画幅中以及很多诗篇名著中眺望过无数遍的这座众神之神山，如今就傍在我的臂弯之间。我连忙掏出照相机，把身子探出窗外，乐颠颠地狂拍一气。不料，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揪了回来。

危险，他用英文说。眼前是一个黑大盖帽的笑眯眯的乘警。我心里一阵哆嗦，害怕他查看我的已过时的火车月票，连连道歉。你的护照呢？让我看看。

他接过我递过的护照，来回翻看了两遍，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你没有办理奥地利的人境签证？

什么？奥地利？我不需要进入奥地利呀！我仍旧装着满不在乎。

这里就是奥地利。乘警对我紧绷着脸，你已经非法进入我国国境了。

我整个儿傻眼了。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是按着罗马站台的指示，上的是自罗马到瑞士苏黎世的火车。怎么一觉醒来，却糊里糊涂进

入了奥地利？

我掏出机票指手画脚地好一通解释，乘警只是耸耸肩，走了。我好歹松了一口气，列车却已在一个两山夹峙的边境小站停了下来。

那位乘警笑眯眯地请我下车，把我带到车站上一个带绿栏杆的小屋里，用奥地利语和里面的人咕噜了几句，向我招招手，回身跳上列车——那巨无霸就这样把我扔在这不知名字的山旮旯里，一溜烟儿，走了！

绿栏杆小屋里是一种严阵以待的气氛。这些大概是边境海关的官员们，却不会半句英语。

向我咕噜咕噜半天，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向我伸出大巴掌，咕噜着重复一个要求。终于，我从一个角落里传来的破碎英文里听明白了：钱，钱，他们要罚我的钱！

一夕之间，再一次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命运，又把我撂到了奥意边境的阿尔卑斯山脉这个无名小站上。

口干舌燥，浑身上下哪儿都在疼。大约才是早晨七八点的光景，我紧裹身上的大衣，仍旧抵挡不住12月山区的早寒。小站里外渺无人迹，我木然瘫坐在站房里的长椅上，呆望着窗外那道寒光四闪的铁轨，箭样的射向远方。胸腔在隐隐作痛，脑子再一次陷入空白。我知道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承受程度，都到了临界点。眼前只见一个不见底的幽黑的深渊。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么？

天已大亮，我重新走回到那个带绿栏杆的小屋前，发现那几个把我搜刮干净的人，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我、议论着我。我掏出我的欧洲列车时刻表向他们打听列车班次，他们竟然呱呱啦啦地争先答话，几乎激动得语无伦次。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跳上了开往德国法兰克福的火车。



越南华裔罗南发

窗外是一片灰黑调子的原野。列车的轰鸣声让我稍稍定神,想到的第一个字眼是:钱。我必须设法弄到一点活命的小钱,摆脱目前这种身无分文的状况。我盘算着,在欧洲游客中,美国人比率高,也比较单纯热情,我可以设法在车上找到从美国来的旅客,凭着我身上的哈佛大学身份证,获得其基本信任……

从车窗上照出自己的蓬头垢面。理理头发抹抹脸,硬着头皮试一回吧。

“Excuse me, Are you an American?”我挨个敲开厢座的门,十分谦恭地问:您是美国人吗?

“NO! I am not!”得到的一色是否定的回答,并且常常伴以白眼和不敬。我忽然想起,一般欧洲人对美国人又羡慕又恨的情结,显然,我的唐突是撞到枪口上了。

舔舔嘴唇,挺胸收腹——去它的,我不信偌大的火车活生生就筛不出一个美国鬼子来!

逐个逐个厢座地敲门,更加举止有度、温文尔雅。可是真是整列车厢都被我问遍了,硬是没有。

我已经决意放弃这一计划了。坐下来小歇,发现行囊中的面包和水行将告罄,“正常精力范围”眼看不保啦。我忽然恍觉,似乎在刚才慌不择路地换车之间,站台上曾经闪过一张东方人的脸孔,他会不会就在这趟列车上呢?

我终于又敲开了一间包厢门,迎向我的是一张亚洲中年人的丰满的长脸。我用英语打过招呼,问:你是日本人么?

笑笑:不,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我惊喜地叫:你来自大陆?台湾?香港?

不,我是生在越南的中国人。

那——你会讲中国话么？会？太好啦！国语？广东话？

一秒钟以后，我们已经用广东乡音，十分稔知地聊了起来。

他是1975年申请到联邦德国的越南华裔难民，现在一家人已经在德国的曼海姆（Mannheim）工作并定居，这一回是从慕尼黑探望亲友归来。

我向他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单刀直入，谈起我现下面临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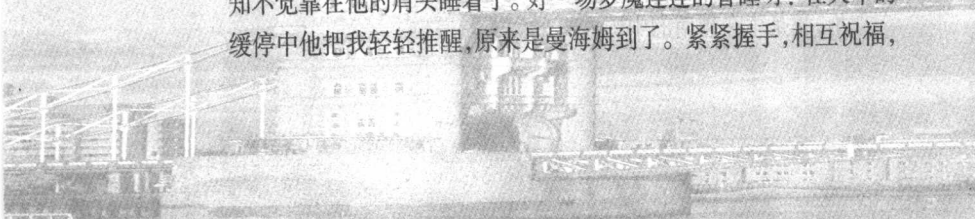
他一边听一边叹气，并且摆手制止了我试图掏出证件，让他“验明正身”的努力，说：出门在外，谁不会遇到一点难题？我要能帮上你的忙，是我们有缘分。

他问我：不知你需要多少钱？我身上现在只有100马克（约50美元），如果不够，我可以到前面大站的银行机器上去取。——不，还是这样吧，你带上这100马克，千万不要轻易用它或被人偷了、没收了。你先到法兰克福机场查问航班，看能不能找到变通的办法；如果有问题，你到时候再用这100马克买一张火车票，回到曼海姆找我，我会再为你想办法。

从他手上接过100马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想跪下，向他表示我刻骨铭心的感谢。

可他打断了我的感谢话语，连连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快别说这些，太见外了，太见外了……我在随身的旅行日记本上留下他的地址、电话，也给他留下了我的中国地址和电话。他叫罗南发，德文名字：QUACH, NAM—PHAT。我愿意在自己的生命履历和读者的记忆里，永远记下这个名字。

此时此刻，我才在陡然放松的神经里，感受到肌体深处极度的疲惫。我把行李搬到了他的厢座，和他一路聊着天，说着说着，竟不知不觉靠在他的肩头睡着了。好一场梦魔连连的昏睡呀！在火车的缓停中他把我轻轻推醒，原来是曼海姆到了。紧紧握手，相互祝福，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车外迷蒙的冬雨中我才发现,我挥动在窗外的手已经冻得通红。

谢天谢地,要老命的法兰克福终于到了。

机场奇遇

已是晚上9点,我注意到各个国际航班的服务处都已经关门。我很方便地找到了一辆行李车(免费!),把我的“石头”行李搬了上去,茫然地推着往前走。我不知该上哪儿去,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更具体地说,如果我的过时机票已经彻底失效,我该怎么办?

就在我分辨东西,把车子随意推上电动斜梯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只大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过头,是一个身材壮硕、西装笔挺的老年欧洲人,笑眯眯地用英语问:日本人?

不,中国人。来自中国。

中国?——台湾?北京?

刚说完“北京”两个字,他就兴奋地向我伸出手,紧紧握着,用生涩的汉语道一句:你好!

我开怀笑了。他接过我的推车推着,忙不迭地说:我刚刚从北京旅游回来,我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囊在中国走了3个星期。北京人真好,我喜欢在城里到处乱走,迷了路,就掏出身上的旅馆钥匙,上面有旅馆的中文名字,递给任何一个人,都会热心地给我指路,在西安也是这样!噢,你呢?你也是一个人到这里来么?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我注意到他一边和我说着话,还一边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我猜想他可能是这个机场的什么工作人员,便直接告诉我遇到的麻烦事。他一听,爽快地说:没问题,别担忧,跟我来吧!我将信将疑地望望他:真的能行?他哈哈大笑:走吧走吧!

这个人和这一段奇遇的出现,一下子把我投入一种似梦似真的

恍惚状态。我云里雾里地跟着他走，听见他絮絮地说着：找他们意大利航空公司，他们不但要负责为你改签机票，还要负责你的旅馆食宿！他脚步奇大，说话奇快，我急急跟在他后面，远远听见他用德语和这个柜台嘀咕争辩，向那个柜台摊手耸肩，终于站定，对我说：这些刁钻家伙！意大利航空公司说，是铁路罢工，不是他们意航罢工，所以不肯负责任。你买机票的这家中东海湾航空公司飞香港的班次早飞走了，他们在机场的代表干脆没了踪影。我查问了一遍，今天所有公司飞香港的班次，都已经离港了。

他看我叹气、沉默，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别忧虑，小伙子！你还没吃晚饭吧，跟我走，吃过晚饭我送你到旅馆去。

——果真又遇上“贵人”了么？

他的名字叫赫伯特·贝克尔（Herbert Becker），名片上的职务是法兰克福机场股份公司对外联络代表人。

一路上，他的兴致很高，问我在美国学的专业，在哈佛的研究，在中国的生活，未来的打算，有没有女朋友，等等等等。

我终于插话道：贝克尔先生，我好像现在还在一场梦中。我想问明白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愚蠢的、却是我耿耿于怀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帮助我，帮助一个和你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

他侧脸看看我，笑笑：事情有这么复杂么？有这么严重么？

是的，我说——以一种“严重”的神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有许多关于不能接受没有来由的帮助一类的俗话，比如无功不受禄、不受无由之惠、不吃嗟来之食，等等，我需要弄明白。

很简单，这个来由太简单了，因为你现在是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难道这也有悖于你们中国的传统么？

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认真地说道：我想，我是不是也需要弄明白，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结束的中国旅行，得到过许多

素不相识的中国人的帮助,所以,你就成了我乐意回报的那个中国人。

那——如果我不是中国人,你今天就不会这样帮助我了么?

噢,不不,绝不会的。他连连摇头说,你看,我们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啦!你刚才一定听到我太太的抱怨了吧,我确实常常喜欢帮助那些我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

任何有需要的人——正如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希望有人不计较我是什么人,而只在乎我的需要,像我帮助你一样地帮助我。

我默默注视着他的轮廓鲜明的侧影。

他把我送到一家小巧整洁的家庭式旅馆。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贝克尔向我道晚安,说:好好睡一觉,你一定已经累坏了。明天是星期六,我早晨9点来接你,先请你到我们机场的中国饭馆吃一顿中国菜,让你认识几位我的中国朋友。下午,我需要陪太太去为圣诞节购物。你是学文学的,法兰克福是我们的大文豪歌德的出生地,你既然来一趟,我让我的中国朋友陪你去看看。傍晚,我们在市中心最大的露天圣诞购物市场见面,一块儿吃晚饭,那时候事情就会有着落了,怎么样?

送走贝克尔,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灯火融融,窗明几净,多日积劳之后沐浴,若琼浆玉液般滋润。可是,我却没有丝毫睡意。瘫软在床上,侧着睡,仰着睡,趴着睡,都无法让自己进入梦乡。一整夜,法兰克福的星空上都是我的炯亮的眼睛。

一切来得太突然、太凑巧,也太神秘了。我本来也许会为一场横祸,在远地遭受无尽的灾劫,却没想到,居然遇到一个比一个慷慨、有力,也更加神奇相助的人。我无意中确实感受到,冥冥中真有一个力量在默默引领着我,帮助着我。这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功利,同时也超越自然与世道常规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我说不清楚这种力量是什么,但,我由衷地敬畏它、感激它。

“感谢歌德”

闹市之中的歌德出生地旧居，本来已经毁于“二战”的战火（战争之后，整个法兰克福夷为平地），我在肃穆之中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复制的古迹，可这并不影响我面对青春山如晤故人一般的瞻仰的心情。我在歌德的再造旧居里打量上下，从印象最深的两样东西里，似乎找到一点和自己些微的联系。一是旧居中到处可见的中国瓷器，甚至有一个小过厅，整个是用中国瓷器和明清家具陈设起来的；二是非常奇妙地，我发现歌德成年以后的所有画像，特别是侧影，竟然酷似贝克尔先生。

傍晚，我在市中心的圣诞购物市场和贝克尔夫妇相聚，在晚餐饭桌上，我向他们讲起我在歌德故居的发现，甚至向他们出示了我特意买的歌德画像，把他们夫妇俩说得开怀大笑。

大笑过后，贝克尔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告诉我，他已经和我搭乘的海湾航空公司联系过，他们的廉价机票无法转换其他公司的航班，而下一趟飞往香港的航班，则要在两个星期以后。他知道我的德国过境签证已经逾期，便当场决定，为我买好了明天自法兰克福飞香港的香港国泰航班的机票。

我接过机票一看，圣诞假期前后，票价飞涨，单程票比双程票还贵，贝克尔为我花了2100多马克（约合900美元），买的是一张“最便宜”的双程票。

“就算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吧！”贝克尔笑咪咪地说。

我……我还能说什么呢？一个谢字，太轻巧了！可又有什么样的字眼，可以表达此时我感受到的感动和震撼呢？

“不不，贝克尔先生，你的这份礼物太沉重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可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偿还你的！”“PAY BACK”这个词，在英文里同时有“报答”和“偿还”的双重含义，我那点可怜英语

